

圓一方溫馨有情天地

滋潤泰北飄零難童(下)

—專訪青年獎章得主卓素慧

劉心玉

當七十八年五月的康乃馨，嫣然含笑的陳列在每個人可見的台北街頭，卓小姐案前替代的卻是一張張構圖粗澀、筆觸簡陋的表情小卡，或是塗個「稚兒拉扯慈母衣角」圖，或是剪個「母子相偎」樣，望著這批遠從泰北飄洋過海來的母親節賀卡，卓小姐心中撞擊的淚盈積寸深，而那一聲聲浮刻紙上的真摯呼喚，更讓她禁不住哽咽。情濃的牽繫總是比懂得藏情的人苦，自從結束難民

村的工作回台後，泰北難童的純真稚情，總是日以夜繼地襲擊著她無從防備起的心，而逼迫自己「讓情轉薄」的意念，也逐漸在那一束束的小卡中瓦解了：，將近五個月的泰北「管家婆」生涯，畢竟不是幻夢；否則怎有福氣來珍藏這麼多由最純淨心靈凝聚而成的一筆一物？於是不再讓自己的心掙扎、不再讓自己的情躊躇，卓小姐再次整裝飛往泰北，並轉移陣地接下清萊帕黨「溫暖之

家」第四任教務工作；帕黨村位處海拔一千四百多公尺的帕孟山上，當時仍是一泰國軍事管制重地，該區各設有一泰文小學及六歲以上方可就讀的泰式幼稚園，老弱殘兵婦孺是帕黨村的特色之一，除雲南籍難胞外，亦有傜、苗等少數民族散居其間，這兒並沒有較活絡的經濟活動，村民只有種植些許的穀物維生，連綿的烽火讓這個景色優美卻交通不便的山區，成為泰北最貧窮的難民村。



△泰北滿堂之家全家合照。

台灣的錢秋華小姐是在民國七十七年元月接受帕黨村難民的請求，排除萬難並克服種種障礙，慷慨解囊捐建「溫暖之家」，免費收容孤雛，提供幼稚教育及營養午餐予學齡前

兒童，藉以解決當時難童普遍營養不良的窘境。「溫暖之家」於五月母親節正式開幕啟用，是全泰北難民村第一家育幼院；那趟行程錢小姐又被邀請去泰北三民新村捐建「懷恩之家」，是年十月落成，卓小姐於隔月前往接下艱辛的開辦事務。

在卓小姐之前，已有三位台灣老師分別停留四個多月，管理「溫暖之家」的點滴院務，而且這兒白天來院裡上課的村童，只有三十多名，她一人打理綽綽有餘，不似「懷恩之家」有一百多名學童分三班，須增聘當地人訓練成教師，因此她較不需日以繼夜地忙碌；不過清萊附近的難民村口耳相傳，得知有台灣老師交替駐守帕黨村，都向清萊難民辦事處請求，希望能「借」這些台灣老師數天，也到他們的中文學校給予教學支援。同樣是流落

在泰北山區，家不成家，更沒有一個強有力、可護衛的政府來庇佑的海外難胞，任誰也狠不下心來拒絕這些個「教育呼救」信號，所以卓小姐就在清萊難民辦事處陳茂修先生的安排下，想盡辦法「挪」用空檔，不定期地至鄰近難民村巡迴教學，負責為小學、初中部學生設計較生動有趣的自然、美勞、音樂、健身課及可在大型節目表演的中國傳統舞蹈，而幼稚部則著重在示範性質的教學訓練上；每踏進一個村子，卓小姐偶有的離愁心總會被熱情、的師生、村民燃燒得炙熱，只是憑自己薄弱之力能成就的事，實在是禁不住他們被整個大環境摧殘的無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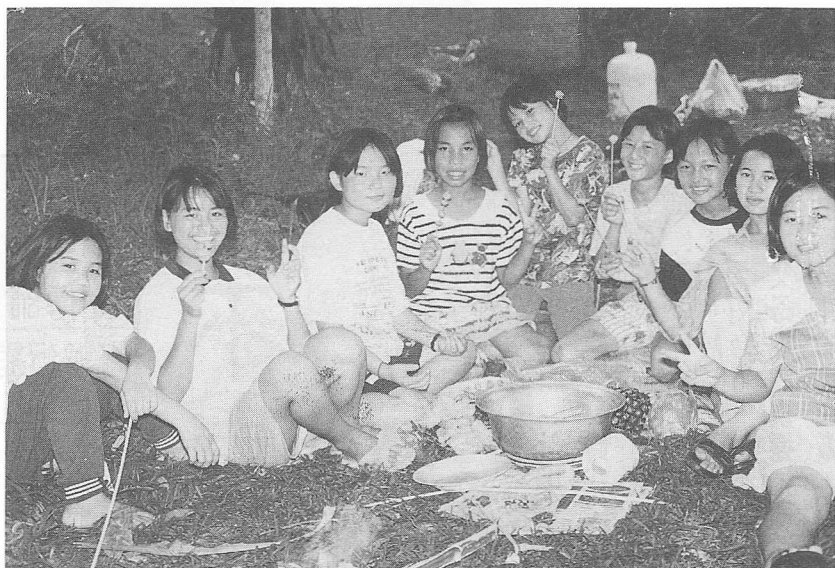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七十九年五月，錢秋華小姐在拗不過滿堂難民村的殷殷要求下，再次在清萊米塞縣斥資籌建「滿堂之家」，當時卓小姐又已輪調回「懷恩之

家」掌舵，迨八十年二月「滿堂之家」完工，對院務頗能駕輕就熟的卓小姐，自然就被指派為開創領航人。草創時期凡事雖需再從頭走一遍，然幾經風雨的考驗，在殫精竭智的經營下「溫暖」、「懷恩」兩家育幼院也已跨入第三個年頭，因此「滿堂之家」的各項院務也就有了可參考的雛型；除讓一切事物上軌道外，緣於鄰近滿堂的難民村不少，像老象塘、回莫、輝鵬、滿星疊、回興、回龍、美斯樂、孟安、茶房、辣蒜地、滿嘎拉、萊掌、完塔、芒岡等等，卓小姐亦支援些許的華文教學，並試著做些探訪性的了解，再拋磚引玉給願意救濟難民村的台灣有心人。一盞燈一個故事，一顆心萬般情懷；走過多少叢山峻嶺，看盡難民無窮止的辛酸生活，踏在她胸臆間的足印，早已是千瘡百孔。

已記不得始於何時了，當所有曾經在「溫暖之家」、「懷恩之家」辛勤灌溉的幾位台灣同事，陸續不再踏進這塊土地和她胼手胝足，陪伴這群赤焰遺下的孤雛一起成長，卓小姐向著異國窗外不倦的星光，猶豫了，「孤掌難擎天啊！」「三家的孩子合起來一百多人哪！」「我也能全身、全心而退，不再記掛他們就學、泰國身分證問題，不再管他們是否有一條薄被可擁著入眠、有一盤飯菜可裹腹？……」數不完的孩子問題，不斷地敲擊著卓小姐飄泊的心。其實答案早已有了，只是同是她摯愛的孩子，今後她將如何分配她的愛與時間呢？滿堂、帕黨、米索三地又相隔千里，而在誘惑甚猖獗的泰北環境下日漸長成的難童，更需要隨時地給予關懷和引導，曾付出過的心血，怎能放縱外圍的誘惑輕易就把它瓦

解呢？憂念及此，她真是恨不得自己能剖成三半，一半管一處，展翼護衛這群不知該何去何從的孤童。

一經決定，卓小姐就熱切地思考解決三地最急迫的難題，首先她把「溫暖」、「懷恩」兩家育幼院裡較大須上初中部，及較難管教須心理輔導的院童，通通接來「滿堂之家」就近看顧，然後再分出時間一個月各去三民、帕黨兩次，一次停留三至五天，這是她能想出最沒辦法的安排。從那時起，無論是白天或是深夜，泰北的一號公路、各個大型轉車站，就經常出現一縷長髮、一襲灰白便衣、一身曬黑肌膚的卓小姐，仗著自己一顆堅忍的愛心，穿梭其間，或是急著趕車，或是攤在候車室等車。誰能忍受長年車間當屋、座椅當床，卻又不是一路車可抵達的旅途奔波呢？毅力驚人的卓小姐



△舉辦踏青野炊活動。

做到了，為了要省下車程的時間給米索「懷恩之家」，她選擇夜間出發到三民新村，於是從傍晚六點坐三輪車至滿堂村公路口，搭一個半小時車至清萊，然後轉搭往加瓦答，再換

車至米索市，最後跳上六點早班「頌條車」直奔「懷恩之家」，與孩子們共進七點二十分的早餐，全程約為五百八十公里路；車班時間並不是銜接得恰恰好，可一班接上一班，因此卓小姐常常是深夜獨自一人空坐在加瓦答或是米索的車站，撐著苦澀的眼皮祈禱車子的不脫班。而若是去帕黨「溫暖之家」，她就得起個大早，趕搭滿堂五點三十分第一班車去清萊，換車至昌孔，再轉車至帕孟山下，只要時間算得不差，準能搭上十點也是第一班上帕黨的「頌條車」，並趕上「溫暖之家」十二點三十分的午餐時間，全程兩百四十公里，這樣子的搭車行程，任誰走上一遭，恐難敢再嚐一回，而對她行之經年卻甘之如飴，因為她早已把己身之苦之累，拋向九霄雲外。

三家育幼院的孩子成長，

帶給卓小姐的，就好似一首小小的詩、短短的歌，念誦起來總令她愛不釋手；只是每當她漫步在泰北難民村的村路，眼眶中的淚，還是常被路旁衣衫襤褸，骨瘦如柴的嘻耍難童牽動著。也許幾十年前，台灣也曾有過如此不堪的景況，但我們何其有幸！在自由民主的政策帶領下，台灣人民為自己、為世界創造了經濟奇蹟，也因此擺脫了落後、窮困的羈絆；然而同屬華裔的泰北難胞，卻沒有政府的護航，難以歸屬的國籍，尤其是孤苦無依的難童，注定飄零，四處是家，卻無一處是家，是否那天會有人為這群寒孤砌築一座可回家的橋，讓他們不再抱憾凋落於異鄉？

道別了卓素慧道親，走出了先天道院的大門，見她修長的背影，是勇者的腳步，給我們很大的啟示，世間唯有勇者才能成功。